

放生

陈建功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作家出版社

陈建功 著

放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放生/陈建功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10
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53 - 2

I. 放… II. 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③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2715 号

放

生

作者: 陈建功

责任编辑: 马云燕 秦悦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70 千

印张: 24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53 - 2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总策划 / 李 冰 何建明

终 审 / 侯秀芬 张水舟

统 筹 / 张亚丽

监 印 / 杨 全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目录

谈天说地篇

盖棺 /3

丹凤眼 /14

辘轳把儿胡同9号 /30

找乐 /52

髻毛 /85

放生 /154

耍叉 /201

前科 /254

陈记贴吧篇

这日子说来就来了 /303

“一个人的奥林匹克” /305

别扔了你家的竹壳暖瓶 /307

霍师傅，您胆儿大啊 /309

谁动了大家的蛋糕 /311

且享受狂欢前的静谧 /313
订房记 /315
“限行令”最后一刻修改 /317
从5点开始为“玫瑰”揪心 /319
亲吻你的铜牌 /321
栾菊杰是一把火炬 /323
鲁光的奥运情结 /325
“967岁”的杜长义有话要说 /328
T3遭遇安保 /330
天通苑雕塑之争 /332
北京如何铭记志愿者 /334
“偷窥”前门大街 /336
我的乒乓梦 /338
与9秒69同样伟大的找乐儿 /340
王大勇来没 /342
“绿色交通”何日可期 /344
碧霞元君罩着咱呢 /346
忽悠“人浪”的艺术 /348
真怕您再问下去 /350
奥林匹克的魅力 /352
环球同此凉热 /354
走在烟花散尽的街道上 /356
“967岁”还有话要说 /358
有个事咱不懂可还惦记着 /360
歇啦 /362
陈建功答《新文化报》记者问（代后记） /365

谈天说地篇

盖 棺

盖棺论定，又叫“盖棺事定”。发明这句成语的专利，大概得属于一千几百年前一个叫刘毅的人。他说啦，大丈夫的踪迹，可不敢随随便便混在小人们中间，“盖棺事方定矣！”这以后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文人墨客，征引不绝，“盖棺论定”这话也就传播开去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话又说回来了，盖棺论定，人人都得有这么一天，可不是人人都能留心这件事的。大凡那些留心的人，都得是些有脸面的人物。古时候，起码得是文臣武将。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，皇帝给赐个谥号，耀祖光宗，荫及子孙。现今呢，起码也得是个“革命人物”吧，盼着追认个党员啦，宣传个事迹啦，当然，这可不该和古事同日而语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那些盖了棺值得论一论的人，那些赔一辈子小心为了这一“论”的人，都不是凡人。像咱这样的草民，顶多了，盼个寿终正寝。再想得远一点儿，也就是忘不了叮嘱儿子们一句：多咱看着我一闭了眼，千万得先去奔条“礼花”过滤嘴烟。待火葬场的人来了，一人给递上一盒（一支可不行），免得人家往车上抬死尸时，故意抡起来摔，给你脸子，你该不好受啦！至于什么“盖棺论定”、“显声扬名”，咱哪儿懂啊。知道有那么一档子事，想，也是傻想，论，也没啥可论的。

这不，矿医院门前小小的空场上，就摆着两口棺材。棺材倒是一模一样的：料是红松的，四寸板子，上了三道清漆。可棺材里躺着的人就不一样了。一位，就算得上个有脸有面的人物：活着，入党申请书没断了写，啥时都能显出他的觉悟来；死了，据说也死得不灰。另一位呢，难说啦。这，您看看外场儿也能琢磨出一二来。看看人家东面那口棺

材，摆着四个大花圈：党、政、工、团，一部门一个，金花银枝翡翠叶儿，多气派！西面这个呢，以组织名义送的花圈只有一个——工会送的。东边的花圈上写着：“凌凯同志永垂不朽！”西边的呢：“悼念魏石头同志”。虽说这两种写法实质上没有什么高低之分，可在山里人们的眼里，一个“永垂不朽”要比一般的“悼念”高好几格儿哪。东边棺材里那位死了以后，人们都说：“哎呀，可惜可惜！年轻轻儿的，多有前途的小伙子，可惜！……”西边这位呢，大伙儿的说法就不一样啦。有的说：“唉，早知他落到这一步，不该拿人家开心。”有的却说：“唉，这下子，他们班组里开心的老头儿没啦……”再看看，人家凌凯的丧事惊动哪儿了？党委会！有人提出来，是不是有必要追认个党员啊？还有人说，应该总结事迹，号召学习……用句老话吧，虽是年轻早夭，功未成业未就，可也算是“全了名节”。可这位魏石头的丧事呢，工会给办哪，倒也忙得工会主任脚丫子朝天。忙什么？琢磨着怎么对付他老伴儿呀。你可不知道，但凡死者家属是上岁数的，又没文化，十有八九难对付。几年前也死了一个老工人，他老伴儿提了十大条件，解决不了，那老太太不知跟谁学的，找了根竹竿儿，每逢开饭，必站在食堂卖饭窗口外边，把竹竿儿捅进窗口扎馒头出来吃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又到工会主任家去，躺炕上打滚。闹得主任恨不能去坟地给自己刨个坑儿！这一次，魏石头的老伴儿也是五十出头，农村人，没文化，又率领着三个吱哇喊叫的孩子，好对付得了？……

这位说了，你领着我们围着这两口棺材唠叨半天，除了给我们添恶心，还要干什么呀？您别急。我这不是等着开追悼会哪。站在棺材前，一会儿是魏石头，一会儿是凌凯，他们的模样儿老在我眼前闪。我怎么也忍不住琢磨寻思，渐渐地，倒好像能从中悟出一点做人的道理。

就说魏石头吧，年轻时候，机灵得也不让人。好喝两盅儿，更好找那些唱小曲儿的，往人家手心儿里搁上俩铜子儿，点段“莲花落”听。什么“郭巨埋子”呀，“王员外休妻”呀，听得多了，到临解放的时候，竟也成了昌顺煤窑窑哥们儿里说古论今的人物啦。解放没几天，军代表来到他住的锅伙儿：“魏石头，学习去吧！”魏石头说：“学习？学什么习？”军代表说：“上北京学习，回来当干部，管矿山。”“咱可干不了。”魏石头呵呵憨笑，支吾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再说，再说我……我也没裤子……”别笑，这可是真话。旧社会过来的窑工，找条齐整点儿的裤子

都不易啊。魏石头哪年不是披着洋灰袋子纸，围着锅伙儿里的火盆过冬的？到北京学习，腿上裹着碎布、烂纸，行吗？也巧，魏石头的拜把子兄弟刘志在旁边哪。他有条裤子——好不了多少：一条麻袋筒子，下边裁去个三角叉子，缝缝连连，也算是条裤子吧。刘志说：“魏哥，穿我的去吧。”魏石头说：“算啦，再把我身上裹的这些倒腾给你，一丝一缕的，不又得折腾上半天？你的裤子，你去算啦！”这么着，刘志去了。后来呢，人家刘志成了矿长啦，魏石头到死也是个工人。你看看，就差那么一条裤子，差多大事！人要混得好，机会太重要啦不是？

魏石头的“终身遗憾”倒不在没当上矿长。当官当工人，他根本不当回事，倒是那些拿他寻开心的人常把“一条裤子”的事挂在嘴边。唉，要是光凭一膀子力气，一门子实心眼儿就能当个好工人，魏石头还是能活得有滋有味儿的：抱着电钻较劲儿，汗珠子顺脊梁沟流；端着酒盅，咿咿呀呀唱小曲儿……可那是乍解放时候的事，如今不行了。心眼儿没点子活泛劲儿，脑袋像块榆木疙瘩不开窍，你就等着吃亏遭罪，当人家笑料吧！

这位要是稍稍熟识魏石头，又要跟我抬杠了。说魏石头心眼儿怎么不灵便了？他干啥不是把好手呀？就是跟形势，人家也跟得紧啊，不是人送外号叫“老变”吗？是啊，他倒是叫“老变”，变什么呀？就他在嘴边哼唧那句小曲儿的唱词老变。解放前他不是听过不少“莲花落”吗？没有音乐细胞，只学会了哼唧那么一句，就是《白蛇传》里“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”那么一句。干活儿干到兴头儿上，冷不丁儿就让他给吼出来了，不留神还得让他吓一跳。老是这么一句，渐渐也没味儿啦，他居然试着变了一下。当年，矿上的书记是李必显，他按着原调儿，把“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”唱成了“李必显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”，越发自得其乐了。这句词儿唱到1966年秋天，有个留心的人告诉他：“别唱啦，李必显打倒半个月了，还唱哪！”魏石头这才恍然大悟。那会儿“文革”主任是金卫东，魏石头寻思着，这会儿金卫东代表党啦，就把唱词儿里的“李必显”改成了“金卫东”。人家说：“不行，焦裕禄也打倒了！”这麻烦啦！慢慢儿的，知道有个英雄叫李文忠，也不管人家是干什么的，唱成“金卫东是李文忠式的好书记”了。往后，工作组、夺权、批资反路线……上台，下台，走马灯似的，哪个不是“党”号召的呀。魏石头便无师自通了。等到军宣队来了，队长是席凤江，魏石头嘴里的小曲儿很快就成了“席凤江是门合式的好书记”了。

这么着，魏石头得了个“老变”的雅号。您这位“老变”光会变一句唱词儿可不够啊，可魏石头只会这么一手。这要比起东边棺材里睡的那位凌凯来，可差一大截子啦！看看人家凌凯，来矿才四年的学生，二十多岁，要是不死，过不了三个月，就是宣传科的副科长了。这一死，排场比你干了几十年的魏石头怎么样？人家的功夫在哪儿呢？

凌凯来矿不到一年的时候，给矿上写材料就能写出“花儿”来，这谁比得了？光他给党委书记写的三份材料，就使这个矿的书记一下子成了全局顶红的干部。譬如吧，赶上批“克己复礼”了，书记的讲话稿里就有这么一段：“小时候我给资本家打杂工，有一次端茶倒水时，把茶壶嘴儿对着资本家了，他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呀，说我犯了‘礼’了。同志们，你们看看，克己复礼，复的是什么‘礼’？是吃人的‘礼’！害人的‘礼’！血淋淋的‘礼’啊……”又譬如吧，新沙皇入侵了，书记的讲稿里又有新鲜事儿啦，变成了这么一段：“同志们，我的爷爷就是被八国联军的老沙皇打死的呀，老沙皇一枪打在我爷爷脑门儿上。老沙皇、新沙皇，旧恨新仇比海深呀……”谁看了这材料不热泪盈眶？能不让我们书记四处宣讲吗？这下子可好，登报啊，赴宴啊，红松矿的党委书记一下子出了名了。也真奇了，每次新精神下来，书记都有结合自己的生动事例，还和新精神丝丝入扣。外边人不明底细，说这是“上挂下联常批常新”。书记还能不明白是谁的功劳吗？凌凯这就不用下井挖煤啦，三天两头上报社、上北京不说，已经被物色提拔为干部了。只不过最近有调级的消息，这才放他回去干几天活儿，等升了级，又要飞上去了。你看看，凌凯这几下子“变”，比魏石头的“老变”管用不管用？

你魏石头没这两下子，要是老老实实，蔫蔫儿的，别吭气儿，好好当个工人也就罢了。谁想到他还犯倔，认死理儿，炒栗子崩瞎眼睛——看不出火候来。为啥？就因为那位书记不是别人，就是当年他的拜把兄弟刘志。先是当矿长，“文革”靠边站，后来又解放了，当了书记。刘志的根底儿，魏石头知道得一清二楚呀。比如“茶壶嘴儿”的事吧，明明是我魏石头的事呀，你刘志安你头上干吗？不就挨了一顿打吗？又不是什么美事，你抢去四下里说个什么劲儿？魏石头想着就生气，“老变”那点子活泛劲儿也没了，见了刘志总是连笑带骂：“兄弟，快别讲你那茶壶嘴儿了。你成了夜壶嘴儿啦，都他妈镶上金边儿啦！”“兄弟，老毛子打死的，不是人家隆兴窑蔡癞子的本家爷爷吗？怎么又成了

你爷爷啦？你小子真够仗义的了；凡是咱窑哥们儿那些倒霉的祖宗，全让你给认了啊！”我说，今儿你的报告又邪了。你这小子，你妈怀你那会儿吃了一本皇历吧？怎么什么事儿都巧巧儿地赶你头上啦！……”再说下去，更难听啦，“别忘了，你也就比咱多了一条破裤子，窑哥们儿出身，如今当了官儿了，把咱工人那点儿实诚劲儿全喂狗了？别人五人六地胡说八道，忘了盐打哪儿咸、醋打哪儿酸啦！”……刘志听着这位魏哥的喜笑怒骂，一点法儿也没有。本来嘛，他说的不差。开始刘志自己也是这么跟凌凯说的，谁想到凌凯说可以加工一下，加强宣传效果，刘志也就认可了。看看报纸上，什么没影儿的事不往上登呢，何况凌凯写的都是实事儿，不过“集中集中”就是啦。三次五次，刘志好像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，拿着凌凯写的讲稿读起来，也脸不变色心不跳，跟真事儿似的了。魏石头净出来添恶心，也真气人，可又没办法，拜把子大哥，又是三代窑黑儿，阶级斗争也抓不到他头上啊。

话是这么说，终于有那么一天，阶级斗争还是抓到他头上了。那是魏石头刚刚回河南老家探亲回来，没三天，他老伴儿忽然带着三个孩子追着脚儿来了。魏石头一看奇怪啦：“你干啥来了？”老伴儿支支吾吾不敢说。魏石头火了：“刚分开没三天，你又踩着脚后跟儿来了，吃饱了撑的？”老伴儿说：“他爹，俺不想来呀，可村里逼着绝育，俺找你商量商量。”魏石头气得脖子梗子青筋突突地跳：“糊涂！七老八十的人了，我就是让你生，你能生吗？绝育，怎么绝你头上了！”老伴儿抽抽搭搭地说：“咱村干部说了，上边儿来文儿啦，得绝百分之多少。村里的媳妇们都跑光啦……不绝，明年不给口粮……”魏石头骂开啦：“共产党咋出了这号东西，干这种没屁眼儿的事！绝育，我也不反对，可你还能跟阉猪似的，追得人家姑娘媳妇四下逃？……”这一骂不要紧，当天，保卫科就把他叫去了：“魏石头，你也太出格儿了啊！……六十好几了，又不痴不傻，平时仗着自来红胡说八道，四下里破坏党委威信，我们也没找你。这下好，干脆破口骂上共产党了！你要干什么呀？也活得不自在了？”魏石头愣了：“什么？我骂共产党？我报共产党的恩还报不过来哪！再说，有那心，我也没那个胆儿啊，找死呀……”保卫科长居然能把魏石头过去没心没肺骂出来的话举出一大堆，说得魏石头脑门子冒凉气。科长没说完，魏石头就把他的话截住了：“得啦，您别说啦，我这儿听着也够寒心的了！都怨我这张臭嘴。本想着刘书记是咱把兄弟，

骂他两句没啥。谁承想，让您这么一归堆儿，也够定个反革命的了。我以后不敢胡说了，可不敢了。您别给我挂牌儿、揪着，我可害怕，受不了那个。再说，咱也是有家有小的，落个反革命，老婆打离婚我不怕，怕那仨孩子遭罪呀……”这么一下子真把魏石头吓唬得不轻，以后真的不敢胡说了，不要说见了把兄弟刘志躲着走了，就是在班组里也像霜打过的黄瓜——蔫了。

按理，一个人认“仄”了，好像也应该没事了。不图混得好，也能图个消消停停，静气平心了。可是不行，生活能闹腾得你糊里糊涂，有时还得胡说八道。就说魏石头，不说话就行了？也不行。譬如，批“三项指示为纲”了，市里指示：“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”。红松矿的刘志讲了几年“茶壶嘴儿”，长进了，发展了市里的精神，说要“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个个开口”。这一“发展”不要紧，把魏石头憋在那儿了。他心里害怕呀，三项指示，先不说是正确的吗？听着也没啥错呀。怎么个批法儿？批错了，不又成“骂共产党”了？不批也不行啊，不是要“个个开口”吗？这不，主持会的凌凯说啦：“批得深浅是水平问题，批不批，是态度问题。”轮到你了，十几双眼睛看着你，等着，你能不发言？心里盼着“卫星上天，红旗落地”怎么的？魏石头心里念叨着“三项指示”、“三项指示”，手心儿里攥出了汗。忽然，他想起“茶壶嘴儿”的事来了，要是能从老事儿里想一件，和“三项指示”挂上了，也能糊弄过去哇！想了想，他结结巴巴地说了，说自己在解放前曾经被万恶的窑主打了三扁担，如今这三项指示，真比窑主那三扁担还狠，还毒！说完了，他大喘一口气，觉着自己批得差不多。谁想到，一个调皮小伙子恶作剧，吓唬他说：“老魏头儿，你胆子不小哇，又胡说八道啦！三项指示可是正确的，‘为纲’才错了哪。你怎么把三项指示比成窑主‘三扁担’啦……”魏石头赶忙急赤白脸地说：“我说错啦，错啦！窑主打了我四扁担，咱只顾凑‘三’，减了一扁担。顾头不顾腚，又说糊涂啦。咱可没反动的意思啊……”工人们哈哈大笑起来。有人说：“我初一听，老魏头儿真有两把刷子呀，敢情减了一扁担！哈哈……”有人说：“魏头儿，再偷偷学两年吧，你也能坐小车四处讲用，吃宴会去啦！”这一笑不要紧，把魏石头笑火了：“你们真是见了仄人拢不住火啊！告诉你，都是亲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，谁也不比谁矮半截儿，谁也不仄！”这时候，凌凯说话了，一本正经的：“是啊，您哪儿仄啊，您可不仄！不就

比咱刘书记差条破裤子嘛！当年您要是有条裤子，如今不也是我们的书记了？”小青年们又拍巴掌又跺脚，笑得更凶了。

唉，这么着，魏石头慢慢就成了别人寻开心的材料啦。他的笑料越来越多，八百年的事也能让人当笑话抖搂出来。班里的机灵小伙子们几乎没有不拿他开心的。河南来了家信了，小伙子拿着信说：“老魏头儿，看信哪！看看河南那儿阉猪阉得咋样啦！”去听报告，小伙子们又说了：“魏头儿，还不上去讲讲你那‘三扁担’？记着，今儿得讲挨了八扁担，批的是‘黑八论’嘛！”哄笑声里，魏石头渐渐也变得有“涵养”了，他不气不恼，笑笑，叹口气。有时候，借句旧唱词儿，说：“少年休笑白头翁，花开能有几时红？”这么着，开心的人更开心啦：“嘴，魏头儿还有这么两下子，没想到！”凌凯呢，眼睛盯着他脸上那片嗜酒的红斑，正正经经地说：“您这朵花儿正红哪，就像香山红叶，‘越到老秋，越红得可爱’。”这照例是哄笑的高潮。

墙倒众人推，一人一口唾沫，能把人淹死。你信不信？人们拿魏石头开着心，慢慢地，什么粪汤儿都往人家身上倒啦。有人说他有一年回去探亲，赶上夜里到家，听见屋里有男人打呼噜，没敢进家门，跑到野地里蹲了一宿，太阳一竿子高了才回去。又有人说保卫科长训他那一次，他吓得拉了一裤兜子屎……这些，当然都是人们编派出来拿他开心的，可有一件笑话倒是真的。那就是最近小伙子们又拿他开心，他真急了，“你们净拿我开什么心！彭德怀都平反了，你们也不兴给我平平反？要不是‘四人帮’把我闹蒙了，能让你们这么开心？”小伙子们说：“给你平反？没找你算账就美了！你反‘右倾翻案风’，你反得多狠啊，说人家比窑主还毒，不是你说的？”凌凯却支持他：“真的，是得给您平反。您的冤案深啊，日子也不短啦！”魏石头真是块憨石头，竟笑了：“看看，我说人家凌凯是知书达理的人不是？”凌凯说：“当然啦，我给您写个材料，报上去。当然得平反，一直平到1949年。刚解放，您就蒙了不白之冤哪，只因为一条裤子，受了三十年冤枉，该平反啦！还得官复原职，请您当红松矿的矿长！……”小伙子们又拍手笑起来。魏石头这才明白受了一顿捉弄，悻悻地走了。

.....

话题儿还是扯回来吧，追悼会也该开始了。怎么样，琢磨出点做人的道理来了吗？做人一辈子，要想混得好，难哪。一要有机会，否则人

家把你当傻瓜。失了机会当然可惜，你心眼儿活，也行。这两条都没有？得，你就看魏石头吧！唉，别说啦，死者的亲属们都来了，工会主任陪着。凌凯的爸爸、妈妈，眼睛哭得桃儿似的。魏石头的老伴儿，木怔怔的，后面跟着三个孩子，大的十三四岁，小的才七八岁，脸上蹭着灰，泪水在上面划了一道一道……

追悼会开始啦。奏哀乐。默哀。致悼词……

人，要是活得体面，死都死得气派。人要是灰呢，死都死得窝囊。凌凯和魏石头是前后脚死的，差不了几分钟吧。可你听听悼词上说的，那意义就不一样啦。

悼词还在念着。先是党委副书记为凌凯致悼词，而后是工会副主任念魏石头的悼词。

他们是在前天夜班临下班时出事故死的。凌凯又去给刘书记写了半个月批“四人帮”的经验报告，那天是第一天回班组干活儿。班长派他放炮。魏石头在班长派完活儿后也叮嘱他一句：“凌凯，你刚上班，当心点啊，放炮的电线拉远点儿，别大意……”凌凯说：“哟，矿长下来了！我还没看见呢！”小伙子们又哄笑起来。魏石头还跟往常一样，无可奈何，笑笑，走了。

中国有句古话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”这次真让他言中了。凌凯拉出放炮电线，走出了几十米远。他以为自己已经拐过弯儿了，和掌子面成了死角，放炮是崩不到自己了。他合上了闸。却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正蹲在几十米深的下煤眼边上，掌子面爆炸的气浪冲过来，把他掀进下煤眼里。几十米高啊，中间是一个挨一个的铁框架。当他摔到下煤眼底部的时候，脑浆迸裂，已经没救了。

下煤眼底部出口，斜对着躲炮休息室。在这儿躲炮的工人们听见炮响，又听见一声惨叫，再看见下煤眼里掉下一个血肉模糊的人，忽然都明白了。小伙子们吓呆了。刚刚，凌凯还和他们在一起，围着魏石头开心，现在，他竟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了。小伙子们的脸白得像纸，有的呜呜哭起来。只有一个人扑过去了，谁呢？魏石头。

魏石头像疯了一样扑过去，伸开枯瘦的双手扒开煤末，把凌凯搂在自己怀里。完了，脑袋摔烂了，脑浆流出来，一丝气儿也没有了。魏石头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，使劲儿摇着凌凯的身子，又扒着煤末，找着凌凯摔烂的尸骨。他用不知什么时代的语言喊着：“大兄弟呀大兄弟，你